

十三經註

仁 12  
479  
46





門 12  
疏  
卷

21  
46

春秋

春秋左傳註卷第十五

僖二十八年  
盡二十八年  
有恟那

晉 杜 預 註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邾

燬况  
委女反

衛邾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無傳五同盟

宋蕩伯姬來逆婦

春秋左傳卷十五 僖公 晉古樓



無傳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

宋殺其大夫

無傳其事則未聞於例為大夫無罪故不稱名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師陳以納頓子

不言遂時一事也子玉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興師見納故

葬衛文公

無傳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邾二禮從國子巡城  
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邾同姓  
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掖音亦

衛侯書名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  
銘功於器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  
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

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  
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  
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  
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  
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  
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  
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  
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

春秋左傳卷十五 僖公 三 晉古樓



勤納王也繼文之業以晉文侯仇為平王  
 侯伯匡輔周室戰于阪泉黃帝與神農之  
 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  
 以為吉文公自以為已當此兆故曰不堪  
 周禮未改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  
 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大有之睽乾下離上  
 大有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為睽公  
 用享于天子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

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  
 為主所宴饗吉言卜筮協吉方更總言二  
 卦之義不繫於一爻天為澤以當日乾為  
 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  
 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  
 降心逆公之象去睽而復言去睽卦還論  
 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  
 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讓秦師使還順流



故曰下右師圍温以大叔在温故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  
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  
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  
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  
始起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  
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  
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隰音習醴音禮攢才官反呼喚

取反俘旁扶反

饗醴命宥言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  
以幣帛以助勸也宥助也闕地通路曰隧  
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王章章顯  
王者與諸侯異陽樊温原攢茅在晉山南  
河北故曰南陽蒼葛樊陽人出其民但取  
其土而已

秋秦晉伐郤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

春秋左傳卷十五 僖公 五 晉古樓



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  
 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  
 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囚  
 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  
 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回反傳音附  
 降戶江反

都音若過音戈  
 析星歷反隈鳥

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  
 郡都縣鬪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

商密都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二子  
 屯兵于析以為商密援析楚邑一名曰羽  
 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與人詐為  
 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商密  
 知囚非析人坎血加書謂掘地為坎以埋  
 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囚子儀子邊謂商  
 密既降析戍亦敗故得囚二子追秦師不  
 復言晉者秦為兵主圍陳納頓言為頓圍



陳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  
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  
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  
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  
原大夫狐溱為温大夫諜音牒庇音  
秘溱側巾反  
諜間也伯貫周守原大夫也狐溱狐毛之

一字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  
好且及莒平也

莒以元年鄆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  
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  
修文公之好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  
餐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守手又反鞞了  
兮反餐音孫從

才用反徑  
讀為經

春秋左傳

卷十五

僖公

七

晉左傳



勃鞞披也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向莒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鄆戶圭反

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

西有地名鄆下

夏齊人伐我北鄙

孝公未入魯竟先使微者伐之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之

春秋左傳

卷十五

僖公

八

晉古樓



春秋  
罪故不譏楚滅同姓

和古本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傳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

公至自伐齊

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八衛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茲平時君之號莒夷無諡以號為稱洮盟

在前年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  
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  
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  
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  
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

春秋左傳

卷十五

僖公

九

晉古樓



春秋  
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  
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  
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  
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  
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  
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犒苦報反縣音懸  
夾古洽反縫扶容  
反

犒師謂勞齊師展禽柳下惠犒言執事不  
敢斥尊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  
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  
食之物所以當恐載載書也職主也大公  
為大師兼主司盟之官率循也不敢保聚  
言用此舊盟故不聚眾保守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  
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春秋左傳卷十五 僖公 十 晉古樓



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臧文仲為襄仲副使故不書不臣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鬻音育摯音至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

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失楚何祀以廢其常祀而飾辭文過成得臣令尹子玉也鬬宜申司馬子西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賓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

春秋左傳

卷十五

僖公

十一

齊桓公



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善於晉侯以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左右謂進退在己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齊楚戍之為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子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弗地曰入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

春秋左傳卷十五 僖公 十三 齊宣王



春秋 卷十五 僖公 十三 齊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稽古

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公卑杞杞不共也

共音恭

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

故唯貶其爵公卑杞杞用夷禮故賤之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魯有齊怨以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謂弔贈之數不有廢

秋入杞責無禮也

責無禮責不共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

春秋左傳

卷十五

僖公

十三

齊



春秋

稽古樓

賈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於

圭反薦于委反飲於鳩反贏音盈

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

睽楚邑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畧其事子玉復治兵子玉為令尹故為楚邑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為賈伯嬴孫叔敖之父幼少也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親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

春秋左傳卷十五 僖公 十四



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  
 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  
 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  
 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溱佐  
 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  
 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  
 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

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  
 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  
 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  
 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  
 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  
 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  
 教也

軫之忍反蒐所求反帥所類反穀胡木  
 反亟欺冀反說音悅將中將上將下之

春秋左傳卷十五 僖公 十五 晉宣其



將去聲中  
行戶剛反

稽古

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施報宋贈馬之施楚救曹衛則齊亦免以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莧子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作三軍大國之禮元帥謂中軍帥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

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狐毛偃之兄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荀林父中行桓子晉侯以二十四年人民未知義無義則苟生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宣明也未宣其用未明於見用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不求豐不許以求多明微其辭重言信大蒐以示禮蒐順少長明貴賤執秩主爵秩之官出穀

春秋左傳

卷十五

僖公

十六

晉古雙



戊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王去宋一戰而霸為明年戰城濮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恐不為遠

近所信故顯書其罪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界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憇既次城濮以師

春秋左傳卷十五 僖公 七 晉左傳



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畧也大崩曰敗績

楚殺其大夫得臣

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君以殺罪之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

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歆故不書衛

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

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

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

日經傳必有誤

陳侯如會

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

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春秋左傳

卷十五

僖公

十八

晉左傳



春秋  
無傳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人由于叔武故以國逆為文例在成十八年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大夫雖為叔武訟訴夫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奔例在宣十年

陳侯款卒

無傳凡四同盟

秋杞伯姬來

無傳莊公女歸寧曰來

公子遂如齊

無傳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

邾人秦人于温

春秋左傳卷十五 僖公 十九 晉古婁



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天王狩于河陽

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

壬申公朝于王所

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與衛侯訟得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國人與元咺

諸侯遂圍許

春秋左傳卷十五 僖公 二十 晉與虢



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

曹伯襄復歸于曹

晉感侯孺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例

遂會諸侯圍許

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

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

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

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

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將中之將子匠反孟音于說音悅

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還自南河濟

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五鹿衛地先軫

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

季子斂孟衛地襄牛衛地



春秋

卷十五

公子買成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  
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說音悅

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公

懼於晉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不卒戍謂

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殺

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

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

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

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

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

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

圖報於何有僖負羈氏魏犇傷於胸公欲

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

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

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

春秋左傳卷十五 僖公 三 晉古婁



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  
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  
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  
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  
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  
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  
子人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  
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

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  
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  
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夔請戰曰非  
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  
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  
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  
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



春秋  
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  
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  
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  
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  
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  
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  
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

不古

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  
楚之患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昔惠  
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  
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  
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  
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  
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  
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

春秋左傳

卷十五

僖公

二

清古樓



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  
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  
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  
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墜其  
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  
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  
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  
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

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  
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  
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鞞鞅鞞晉侯登有莘之  
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  
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  
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  
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  
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



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  
 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  
 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  
 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  
 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  
 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  
 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  
 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

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已  
 西王享醴命晉侯侑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  
 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  
 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  
 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  
 四國糾逃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  
 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  
 入三覲兇凶勇反餐音孫頤胡結反藝如悅  
反般音班界必利反勞扶云反廣古  
 左傳卷十五 僖公 三十一 晉古婁



看禾

禾古木

曠反鄒戶圭反每亡回反監音古腦乃老反  
馮皮冰反韃許見反朝以刃反鞞音半潰戶  
丙反旆薄貝反雍於用反鄉許亮反彤徒冬  
反茲音盧和音巨鬯救亮反白音由賁音奔  
不普悲反  
休許蚪反

晉侯攻曹城門曹人礮晉死人於城上輿  
眾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遷至曹人墓兇  
兇恐懼聲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  
故責其功狀報施報餐壁之施魏犇顛頡  
二子各有從亡之勞藝燒也材謂材力不

有寧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超越也曲  
踊跳踊也百猶勵也舟之僑故號臣閔二  
年奔晉以代魏犇為先歸張本門尹般宋  
大夫舍之則絕謂與晉絕未可言未肯戰  
使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以報借  
齊秦使為宋請楚必不許不許齊秦之請  
喜賂怒頑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  
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入居于申申

春秋左傳卷十五 僖公 二十 晉古婁



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以二十六年申叔戍穀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二十六年至此四十矣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除其害謂除惠懷呂卻允當則歸言無求過分軍志兵書此三志者晉之謂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伯勞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聞執猶塞也讒慝若為賈之言謂子玉不能

以三百乘入西廣東宮若敖六卒從之言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眾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請復衛侯而封曹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己功不



可失言可伐也謂諸侯何言將爲諸侯所  
怪私許復曹衛謂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  
而後復之攜離也戰而後圖須勝負決乃  
定計楚之惠謂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  
之惠退三舍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  
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爲報亢猶當也  
讎謂楚也不可謂老言直氣盈飽也國歸  
父崔天齊大夫也小子熬秦穆公子也城

濮衛地鄗邱陵險阻名聽輿人之誦恐眾  
畏險故聽其歌誦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  
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  
念舊惠公疑焉疑眾謂已背舊謀新表裏  
山河晉國外河而內山貞子欒枝也水北  
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搏手  
搏臂曉也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  
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



權言以答夢鬪勃楚大夫寓寄也不獲命  
不獲止命煩大夫謂二三子言煩鬪勃令  
戒敕子玉子西之屬頡朝平旦七百乘五  
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鞮在胸曰鞬在腹  
曰鞅在後曰鞞言駕乘修備有莘故國名  
少長猶言大小伐木益兵謂伐木以益攻  
戰之具輿曳柴亦是也子西鬪宜申子上  
鬪勃陳蔡奔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旆大

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卻曳柴  
起塵詐爲眾走公族公所率之軍子玉收  
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大崩三  
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衝雍鄭地  
今熒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  
爲作宮鄉役三月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  
三月子人氏九名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  
卒鄭伯傅王用平禮傅相也以周平王享



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既饗又命晉侯助  
 以束帛以將厚意且以策書命晉侯為伯  
 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  
 也叔與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大輅  
 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有服形赤弓莖黑  
 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諸侯賜弓矢  
 然後專征伐秬鬯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尚  
 器名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稽首

首至地丕大也休美也出入三觀出入相  
 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  
 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  
 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  
 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立孫無有老幼  
 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



河神謂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  
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  
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  
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  
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  
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  
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  
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

春秋

稽古樓

已薦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音隊

墜女音汝

衛侯適陳自襄牛出叔武受盟奉使攝君  
事王庭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別於京師獎  
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  
也信謂合義信以德攻謂以文德教民而  
後用之瓊弁玉纓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  
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

春秋左傳卷十五 僖公 三 著古婁



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可以濟師謂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不勤自敗以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爲勤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孫伯卽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答王使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至連穀王無赦

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殺得臣經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畢而次及楚屬文之宜晉侯聞之喜見於顏色奉己而已言其自守無大志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

春秋

左傳

卷十五

僖公

三

晉占婁



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  
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  
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  
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  
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  
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  
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  
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將守門以為使也

春秋

卷十五

與之乘而入公子欬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  
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  
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欬犬走出公使殺之  
元咺出奔晉宛於阮反先華枕並去聲并  
子郎反欬市專反射音石  
角元咺子夷謚晉復衛侯以叔武受盟于  
踐土故聽衛侯歸武子甯俞也陳甯長垣  
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君臣不協以衛侯  
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衷中也牛曰

春秋左傳卷十五 僖公 三十四 晉古婁



牧馬曰圍相及謂以惡相及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先期入不信叔武長辨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歛犬華仲二子衛大夫枕股而哭公以叔武尸枕其股歛犬走出以手射叔武故元咺奔晉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

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葭扶廢反 誠古獲反

旃章然反

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大旆旗名



繫旄曰旃通帛曰旃祁瞞掌此三事而不  
 修為奸軍令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  
 武子士蔿之孫愷樂也授數也獻楚俘於  
 廟徵會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温三罪謂顛  
 頡祁瞞舟之僑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  
 國受惠四方安靖

冬會于温討不服也

討不服謂討衛許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  
 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  
 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  
 甯子職納橐籥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鍼其

廉反別音月橐音託  
 籥之然反適丁歷反

訟爭殺叔武事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  
 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  
 坐故使叔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



其獄官質正元咄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  
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  
有罪先驗吏卒之義不勝謂三子辭屈深  
室則爲囚室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  
食爲己職蒙衣囊餽糜也言其忠至所慮  
者深瑕衛公子適也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  
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  
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王申公朝于王所

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  
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  
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狩于河陽使若  
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河陽實以屬晉非  
王狩地明德謂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  
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皆  
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



尼以明之壬申公朝王所執衛侯經在朝  
王下傳在上者告執晚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  
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  
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  
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  
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  
非刑也禮以行信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

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  
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  
將右行先蔑將左行鐸待洛反行戶郎反將  
子匠反屠音徒擊古狄  
反茂亡  
結反

丁丑十月十五日有日有月豎掌通內外  
者史晉史以曹為解以滅曹為解故桓封  
異姓謂封邢衛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  
子與衛偕命謂私許復曹衛同罪異罰以



春秋

卷十六

衛已復故晉置上中下三軍合復增置三  
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  
帥

春秋左傳註卷第十五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十六

僖二十九年  
盡三十三年

晉 杜 預 註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  
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  
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至自圍許

無傳

春秋左傳卷十六 僖公 一 晉古婁



春秋

卷十六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翟直歷反

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

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

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

秋大雨雹

雨于付反雹蒲學反

冬介葛盧來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

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衍以善反饋其媿反芻初俱反

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嫌公行不當致饋故

曰禮也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

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

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

侯會伯子男可也

轅音袁濤音挑憇魚覲反

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憇

春秋左傳卷十六 僖公 二 音古婁



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晉侯始霸翼  
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  
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  
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大國之卿  
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  
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

秋大雨雹為災也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

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

音云問之而信

復扶又反好呼報反犧許宜反

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問之而信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

春秋左傳

卷十六

僖公

三

晉古婁



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

衛侯鄭歸于衛

魯為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例在成十八年

晉人秦人圍鄭

晉軍函陵秦軍汜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

介人侵蕭

無傳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如京師報宰周公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

聞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齊火左傳卷十六 僖公 四

晉古樓



齊晉與國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  
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  
之秋乃釋衛侯衍以善反酖音鳩公爲子  
偽反穀音角好呼報反

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  
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視衛侯衣  
食故得知之雙玉曰穀公本與衛同好故  
爲之請

衛侯使賂周欬冶厯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  
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  
治既服將命周欬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厯  
辭卿欬市專反治音也  
厯音覲適丁歷反

公恐元咺距已故賂周治子儀殺母弟不  
書殺賤也周治服卿服將入廟受命治厯  
辭卿見周欬死而懼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

齊火左傳卷十六 僖公 五 皆古書



春秋  
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  
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  
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  
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  
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  
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  
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

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  
其之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  
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  
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  
秦焉將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  
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  
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  
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



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佚音逸絕丈偽反焉用於虔反下焉取之

同倍蒲回反舍音捨共音恭厭於鹽反說音悅夫人音扶不知音智

鄭無禮於晉謂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秦  
軍汜南此東汜也在滎陽中牟縣佚之狐  
燭之武皆鄭大夫緄縣城而下執事亦謂  
秦君知其難謂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  
晉而難保倍益也行李使人晉君謂惠公  
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

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封疆也肆申  
也杞子逢孫楊孫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  
子犯請擊之請擊秦也夫人謂秦穆公以  
亂易整謂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亂也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  
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  
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與音頰

闕鄭穆公待命于東晉東界石侯二子鄭

春秋左傳卷十六 僖公 七 晉古婁



大夫言穆公所以立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白黑形鹽辭  
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  
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  
吾何以堪之閱音悅歠在感反

昌歠昌蒲菹白熬稻黍形鹽鹽形象  
虎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  
象武也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  
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不用師徒故

曰取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

春秋左傳

卷十六

僖公

八

晉古婁



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

猶三望

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無傳自為其子成昏

狄圍衛十有一月衛遷于帝邱

辟狄難也帝邱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邱

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

春秋左傳

卷十六

僖公

九

晉占婁



春秋

也

重直龍反洮吐刀反  
傳音附盡津忍反

和古

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

郊亦無望可也

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為魯常祀禮不卜常祀必其時卜牲與日知吉凶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怠慢謂怠於古典慢瀆龜策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二十七年命趙

齊左傳

卷十六

僖公

十

晉古婁



春秋

和古

衰為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為新軍

帥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邱卜曰三百年衛成公  
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  
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  
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  
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歆許金反閒  
相夏后啓之孫居帝邱享祭也歆猶饗也

杞鄫何事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非衛之  
罪言帝邱久不祀相非衛所滅諸侯受命  
各有常祀請改祀相之命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  
奔楚

瑕文公子傳為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  
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左傳卷十六 僖公 十一 晉古



春秋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無傳文公也三同盟

衛人侵狄

報前年狄圍衛

秋衛人及狄盟

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同盟踐土翟泉

和

傳三十有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

父報之晉楚始通

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

命為和同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

盟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

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

來左傳卷十六 僖公 十三 晉右婁



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  
 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  
 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  
 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  
 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  
 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  
 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

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  
 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  
 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  
 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軼音逸蹇紀輦反悖必丙反  
 拱九勇反殺尸交反辭音避

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棺有聲如牛如  
 牛响聲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  
 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眾心三十

春秋左傳卷十六 僖公 十三 稽古樓



春秋  
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管籥也蹇叔秦大夫必有悖心謂將害良善公辭不受其言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白乙丙墓之木拱台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殺在宏農澠池縣西大阜曰陵皋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所辟風雨此道在二殺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欽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

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言必死是閒以其深險故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秦于殽傳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滅而書人不能有其地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

春秋左傳

卷十六

僖公

十四

晉古婁



春秋

和古本

角之諸戎特之不同陳故言及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卻缺稱人者未為

卿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

二月誤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二月今九月霜當微

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齊火左傳卷十六

僖公

五 稽古樓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  
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  
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  
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  
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  
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  
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

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  
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鼎資餼牽竭矣為吾  
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  
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  
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  
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胃直  
乘繩證反輕遣政反脫他活反先悉薦反犒  
苦報反從才用反腆他典反為于偽反下為  
吾子同積子賜反穰許  
氣反麋亡悲反閒音閑  
左傳卷十六 僖公 十六 晉古樓



周北門王城之北門胄兜蓋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輕而無禮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脫易也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遽傳車視秦三大夫之舍嚴兵待秦師資糧也生曰餽牽謂牛羊豕謂之將行示知其情原圃具圍皆圍名取麋鹿以

閒敝邑欲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敝邑得閒暇若何猶如何滎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以斂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勞力報反  
賄呼罪反

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斂審當於事君



其朝焉爲公如齊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于墨衰絰梁宏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

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



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  
 惠不以纍臣覺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  
 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  
 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  
 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施始或反  
衰七雷反

經直結反羸音盈帥所類反厭於豔反逞直  
 領反拘音俱墮許規反長丁丈反唾他臥反  
 驂七南反纍力追反覺許觀反  
 鄉許亮反替他計反皆所景反

奉與也死君言以君死故忘秦施何施之  
 為言秦以無禮加已施不足顧謂死君乎  
 言不可謂背君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  
 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歸墨以葬後遂常以  
 為俗記禮所由變文羸晉文公始適秦秦  
 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暫  
 猶卒也墮毀也以公命贈欲使還拜謝因  
 而執之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纍



鼓三年拜賜意欲報伐晉素服郊次謂待之於郊皆過也

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

秋襄仲復伐邾

復扶又反

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秋復伐邾魯亦因

晉喪以陵小國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

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



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  
 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  
 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  
 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  
 行箕音基曰其九反使所吏反過古禾反耨  
 乃豆反儲于輒反強紀力反實相息亮反  
 不共音恭葑芳逢反非芳匪反且子  
 徐反將子匠反復扶又反行戶剛反  
 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逞志

於君謂不顧而唾元首也面如生言其有  
 異於人白季胥臣也冀晉邑耨鋤也野饋  
 曰饁如賓如見大賓如祭常謹敬也其父  
 有罪謂缺父冀芮欲弑文公在二十四年  
 禹繇子康誥周書祇敬也詩國風也葑菲  
 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  
 善言可取其善節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  
 敵故進之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



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未有軍行言雖登卿位亦未有軍列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枳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

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下

桔戶結反枳大紕反覆芳服反

汪烏黃反髡苦門反屯徒門反鄆古外反

楚納公子瑕以三十一年瑕奔楚瑕覆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髡屯禽之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鄭文公夫人也鄆城故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泝而



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  
 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  
 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  
 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  
 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  
 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  
 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  
 焉王殺子上夾古洽反泚音雉陳直觀反紓音舒費芳味反遁徒困反

泚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退舍  
 欲辟楚子濟而陳使渡成陳而後戰紓緩  
 也師久為老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商臣  
 怨子上止王立已故譖之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耐耐  
 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耐音附烝之承反禘大計

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



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  
 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  
 皆當次在經葬信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  
 作主非禮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  
 之凡君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  
 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  
 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  
 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

以上不通於卿大夫冬祭曰烝秋祭曰嘗  
 新立既主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  
 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春秋左傳註卷第十六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十六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十七

文元年 盡四年

晉 杜 預 註

文公 名興 僖公子 母聲 姜 諡法 慈 惠 愛 民 曰 文 忠 信 接 禮 曰 文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無傳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下火左傳卷十七 文公 一 晉古婁



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七月而葬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晉侯伐衛

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

稱晉侯從告辭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

衛人伐晉

衛孔達為政不共盟主與兵鄰國受討喪邑故敗稱人

秋公孫啟會晉侯于戚

春秋左傳卷十七

文公 二

省古婁



戚衛邑在頓邱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而

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

魯史成文而已內稱公卒稱薨皆用魯史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頤憂倫反

商臣穆王也弑君例在宣四年

公孫敖如齊

傳例曰始聘焉禮也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

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

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相息亮反見賢

難遍反食音嗣乃多反

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穀文伯難惠叔

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收子葬子身也豐

下蓋面方為八年公孫敖奔莒傳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

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

水火左傳卷十七文公三

稽古叟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起

虔反悖必內反

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不愆四時無愆過不惑斗建不

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不悖謂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衛毛伯字拜謫賜命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

季火左傳卷十七 文公 四 晉書



春秋

和古

達侵鄭伐縣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訾子斯反且子餘反共音恭

孔達衛大夫庄在潁川新汲縣東北襄公

既祥謂諸侯雖諒闇亦因祥祭為位而哭南陽今河內地效尤謂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時王在温故勸之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于陳以見伐求和不競太甚故使報伐示已力足以距晉衛伐晉君子以為古謂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王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春秋左傳

卷十七

文公

五

皆古婁



晉取衛田正其疆界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  
 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  
 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  
 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  
 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  
 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  
 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

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  
 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  
 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  
 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  
 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蠶芳逢反豺什皆反芊亡氏反  
 呼報賀反蹯音煩瞑亡丁反

齒年也言尚少舉立也忍人謂能忍行不

義職商臣庶弟也江芊成王妹嫁於江呼

春秋左傳卷十七 文公 六 晉古婁



發聲也役夫賤者稱能事謂能事職否大  
 專謂弑君大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  
 宮卒從子玉蓋取此宮甲請食熊蹯者以  
 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諡之曰靈言其  
 忍甚未斂而加惡諡環列之尹宮衛之官  
 列兵而環王宮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  
 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

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

讓德之基也

好呼報反  
要於遙反

穆伯公孫敖踐猶履行也傳因此發凡以  
 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古禮

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  
 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  
 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  
 貧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



春秋

和古

俾我惇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

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覆音福

殺之役在僖三十三年詩大雅隧蹊徑也

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

大風之行毀壞眾物所在成蹊徑且言昏

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

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覆反也俾使也不

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為惇亂復使為政為

明年春晉戰彭衙傳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

衙秦師敗績

衙音牙

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績馮

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丁丑作僖公主

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

入於廟

春秋左傳

卷十七

文公

八

晉古書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處父為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為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

于垂隴

穀戶木反隴力勇反

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士穀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貴而書名氏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是為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躋子兮反

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伯

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土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立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為天子時已行昏禮也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殺也晉梁宏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暉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暉怒其友曰



春秋  
蓋死之暉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  
難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  
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  
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  
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  
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暉於是  
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

子矣

鞫九六反呼去聲暉音審乘難並  
去聲共音恭遄市專反沮在汝反

晉禦秦師趙衰代卻縠王官無地代梁宏  
鞠居續簡伯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  
拜君賜故嗤之箕役在僖三十三年未獲  
死所言未得可死處與女為難謂欲共殺  
先軫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  
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共用謂死國用  
無勇而黜亦其所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

春秋左傳

卷十七

文公

十一

晉古樓



勇宜見退黜而宜乃知我者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以其屬馳秦師屬屬已兵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遘疾也沮止也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

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施式豉反辟音避

成子趙衰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修其德以顯之母念念也念德不可敵為明年秦人伐晉傳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過葬十月故曰不時例在僖三十三年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

春秋左傳卷十七 文公 十一 晉古婁



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厭於涉反

和曰本

晉使大夫盟公欲以恥辱魯也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為公諱故不書公如

晉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為干偽反

晉討衛討元年衛人伐晉士穀士雋子晉司空非卿也以上穀能堪卿事故書為衛請成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理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

春秋左傳

卷十七

文公

三

晉古婁



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  
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  
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  
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  
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  
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

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先悉薦反鯀古本反契  
息列反箇知律反解戶

反買

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  
令居閔上故曰逆祀宗伯掌宗廟昭穆之  
禮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  
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躋聖賢又  
以僖公為聖賢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  
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不窋后稷子帝乙

春秋左傳 卷十七 文公 十四 音古婁



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  
王不肖而猶尊尚之武差也皇皇美也后  
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先  
帝先稱帝也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  
故願致問於姊妹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  
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三詩深責  
其意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  
而使在下位已欲立而立人六關塞關陽

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妾  
織蒲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作虛器謂  
居蔡山節藻稅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  
虛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海鳥曰  
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爲神命國人  
祀之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  
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  
卒火左傳

卷十七

文公

五

嘗古婁



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

姻娶元妃以奉秦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如芳反

秦音姿盛音成

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

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於是遣卿申好

舅甥之國修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

秦盛共祭祀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

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尸甚反潰戶內反

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

與縣北有沈亭

夏五月王子虎卒

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之盟雖輒假王

命周王因以同盟之例為赴

秦人伐晉

春秋左傳卷十七 文公 十六 皆古雙



晉人恥不出以微者告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雨于付反 螽音終

自上而隋有似於雨宋人以其死為得天

祐而來告故書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

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潰眾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

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

是以在眾曰潰在上曰逃各以類言之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二年陳侯為衛請成于晉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

也



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於諸侯王叔又未與文公盟故於此顯示體例也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

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焚舟示必死也王官郊晉地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壹無貳心子桑公孫封舉孟明者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



以喻秦穆不遺小善詩大雅美仲山甫也  
一人天子也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  
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  
言子桑有善舉之謀

秋雨蝻于宋隊而死也

蝻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晉救江在雨蝻下故使圍江之經隨在雨

蝻下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  
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晉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桓公周  
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不  
親伐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  
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

春秋左傳

卷十七

文公

十九

晉石渠



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  
 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  
 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  
 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菁子丁反  
莪五多反  
 晉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菁菁者莪詩  
 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降拜謝其  
 以公比君子也晉侯降階辭讓公復登成  
 拜賓主俱還上成拜禮嘉樂詩大雅義取

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

無傳

夏逆婦姜于齊

稱婦有姑之辭

狄侵齊

無傳

秋楚人滅江

春秋左傳

卷十七

文公

二十

晉古雙



滅例在文十五年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夫人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二年衛執孔達以說晉

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

拜謝歸孔達會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

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春秋左傳

卷十七

文公

三

曾古婁



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君小君也不以夫人禮迎是卑廢之主內主也詩頌言畏天威於是保福祿

秋晉侯伐秦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邠願晚反

邠新城秦邑也王官役在前年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

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

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

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為于偽反度待洛反

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

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秦江同盟不告

故不書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

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也言秦

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政爰於也究度

春秋左傳卷十七 文公 三 晉古婁



皆謀也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  
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  
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  
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  
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  
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  
君辱賦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湛直滅反  
彤徒終反

肄以二反愾苦愛  
反旅音盧賦音況

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為賦  
湛露彤弓詩小雅私謂私問之肄習也魯  
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  
朝正于王朝而受政教也湛露曰湛湛露  
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  
侯稟天子命而行敵猶當也愾恨怒也覺  
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

春秋左傳

卷十七

文公

三

皆占婁



為之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貺賜也干犯也戾罪也

冬成風薨

為明年王使含贈傳

春秋左傳註卷第十七終



